

羞人答答落翅女  
老牛嫖客啃嫩草  
春風一度方知曉  
丫頭原是故人媛  
野花那比家花香  
脂粉香陣是非多  
金銀買情笑最假  
老婆嬌嗔最溫柔

王清峰和我還收到劉煥榮寫的一封信。

「……一個犯了殺人重罪者仍能活著，心內的感激是無法用話語形容出。即使是多活一年一月一日都是在感激中渡過。……我實無任何目的為善……該算是一顆贖罪之心吧。……這回有機會義賣拙畫（到現在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內心裡感覺光榮與快樂。心底想若世人相信我，我會誠心誠意付出一切，絕對比以前兄弟們更義氣、更氣魄。……」

（原載於79年9月22日中國時報）

## 飛魚說：農場快走

若干年前我去過蘭嶼。可是，記憶裡怎麼努力搜索，也搜索不出個農場來。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小小的蘭嶼島有幾塊怪異的礁石、幾幢房屋、幾片芋頭田、幾個人、幾艘船，可說是一目了然。如果有個很大的農場存在，怎麼會沒印象？

民族所的劉所長慫恿我去看看蘭嶼的農場。他說民國四十六年在蘭嶼做人類學田野調查時農場還不存在。一向埋首親屬數學很少過問世事的劉先生會做出這樣的建議，讓我覺得不尋常。

榮民研究拖拖拉拉了好一段日子，總覺心有餘而力不足。退輔會單是農場就有十幾個，訪也訪不完，犯不著飛到蘭嶼去看一個該會最不重視的農場。

蘭嶼朋友也說應該去看看農場！



請飛魚大聲說：農場快走！

5 2 7 1 1

他從駕駛座上一轉身、一開口，我就認出他的身份——退伍老兵。

老劉大概閉著眼都可以把蘭嶼別館的車從機場開回紅頭村。算是歪打正著，老劉不是農場的人，借住的却是農場的房子。隨他拾級而上，在看不見水稻的蘭嶼發現了「稻香新村」。

曾經，蘭嶼島上結出纍纍稻穗。在農場待了二十六年的會計鍾先生是唯一能夠清楚回溯農場歷史的人。目前農場既沒有場員，也沒有隊員，只剩四個職員和上任沒多久的指揮官兼場長。「全是過去的事了。」鍾先生回憶起來有點意興闌珊。那些一批批來蘭嶼的大多迫不及待的想走，而留下的像是被遺棄在這個孤島。

原來過去這是一個管訓農場。成員包括在台灣島上表現不佳的榮民稱之為場員，以及惡行重大的罪犯稱之為隊員。四十七年剛成立時只有場員，由輔導會直接管，四十八年起便委託警備總部的職訓總隊代管，場長由現役軍人兼任。

「五十一年左右人數最多，大約有八百多位榮民場員，兩百多位隊員，不過也只有那麼短暫的一、兩年，後來政策放寬，榮民考績好就可以走，經常性地維持一、兩百人，以隊員為多。到六十八年榮民管訓取消，職訓隊撤離，場員、隊員全走了。」

想想看，在雅美族人口不超過三千的蘭嶼島上突然出現一千多名身份特異的男子，那是怎樣的文化接觸？農場的耕地因此從紅頭村擴張到朗島以外的每一個村落。只領取微薄零用金的榮民場員負責養牛，僅有工作獎金的職訓隊員以耕種為主。他們使蘭嶼島上結出粒粒花生與稻穀。

這些全成了過去。現在退輔會每年仍花幾百萬維持四個半職員的薪水，以及兩、三百頭牛。

「我今年底退休。妻子是台東卑南族的，孩子還小要唸書，我打算搬到台東去。可惜經濟條件不夠，否則我想回四川老家探親，出來幾十年囉！」鍾先生不勝唏噓地說。

村落裡只見四處閒蕩覓食的豬，見不到一頭牛。牛全是農場的，集中於野銀的永興農莊與紅頭的中興農莊。我搭上環島公車，繞經核能廢料儲存廠，在野銀村下車。

風飄雨絲斜打著卵石砌成的傳統地下屋與突出地面的工作房與涼台。我有意把眼光略過粗糙呆滯的國宅，迎向幾位結伴前往海邊採集螺貝的婦女。她們把寂靜的村道點活了。其中有位四十出頭口齒伶俐的女子竟然是蘭嶼連任的鄉民代表。

「我最早在鄉民代表大會提案，要輔導會把土地還給我們！」她義不容辭地



牛群在偌大的農場徜徉。

找來早期曾任三屆鄉民代表的林先生陪我一起查勘農場。

離野銀村不遠的公路邊一直向綿延的山麓伸展過去，一大片植滿牧草的平坦土地，至少有十幾二十公頃劃為永興農莊的範圍，用鐵絲圈起。

他們肯定地說五十一、五十二年場員、隊員來野銀之前，村民在這片土地上種芋頭、小米、番薯。「這塊土地世世代代就是我們的耕地！」雅美族人的旱地種植是採遊耕方式，不施肥料，每隔一、兩年換塊地耕種。

「先是場員來養牛，妳看這些牛欄所在地原來都是我們的田。不久隊員也來了，用鋤頭把芋頭挖掉。村民看到，心痛得有的哭、有的喊，有的和場員、隊員打起來，雙方都有人受傷。以前我們以小石頭圍田，他們全部剷平，成為水田。那時鄉長也不會講國語，不懂得據理力爭。指揮部有兵、有槍，隊員又兇狠，我們的土地就這樣被佔去了。」

我即使對他們的說詞不願完全採信，在見到這塊距村落近而又平坦的土地後，很難找出以往廢置不使用的理由。更何況有些田地原來就是灌溉溪流流經之地，可形成肥美的芋頭田。現在有村民向退輔會暫「借」一小塊農場邊緣地耕種，但毫無保障，對方說收回時就得收回。

一百多頭牛滿足地散在山麓之一角食草。以前牠們是村人的眼中釘，常侵入村民的番薯田與芋頭田踐踏破壞。如今農場耕地都變成草原，偌大的空間供牠們徜徉，是鐵絲柵內最寬適自由的一群。

野銀村廣闊平坦耕地之半不種地養人，而只顧養牛，難怪村民發出這樣的疑問：「養人重要還是養牛重要？」「場員、隊員都走了，為什麼不把耕地還給我們？」

傑魯得颱風逼近，一陣風夾一陣雨刷洗著鄉長的私人轎車。從椰油村返紅頭的途中，這位年輕的女鄉長穩穩地把握著方向盤，由她的先生協助我辨認窗外浸在雨中一塊又一塊退輔會的農場用地。

「上次有位監察委員來蘭嶼視察，問我為什麼空著這麼多地不利用？我告訴他那些大多是退輔會的農場地，他大不以為然。當初農場來蘭嶼要什麼土地就去辦登記，而老百姓一直認為土地本來就是他們的，是祖先留下來的，既不懂，也不願意去辦土地設定登記。一直到現在蘭嶼鄉土地登記還沒有完成，居民也就無法取得山地保留地的土地所有權狀。」

鄉長住的紅頭村是農場最先落足的基地。我記得劉斌雄先生說四十六年他做研究時紅頭村周圍的土地都是居民的耕地，後來不知如何變成退輔會的農場。鄉長那時年紀還小，也不清楚土地是怎麼轉到農場名下。

晚餐過後，風勢增強，幾位老人家應邀到鄉長家回憶過往。他們說：土地是



請飛魚大聲說：農場快走！

我們最關心的問題。

農場的場員剛來紅頭時在一塊正值休耕的土地上開墾、建屋。「他們沒先和我們商量，土地一下子就撥給農場，我們實在沒辦法接受。可是我們害怕，不敢去爭吵，又沒辦法登記，不能和他們理論。」「他們人多，要用水，把水引走，我們鄰接的一些水芋田因灌溉不足，只好閒置。場員在上面種菜，我們問：『爲什麼用我們的地？』他們說只是暫時借用，但後來就劃成農場的地了。」「農場開始養牛，愈養愈多。那時牛沒有圍起來，跑到我們的芋頭田、番薯田，任意破壞，逼我們再放棄一些耕地。」

紅頭中興農莊的地是一流的，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平坦、靠公路，又有水源，怎麼可能是未墾的荒地？不過中間有塊地，紅頭、漁人二聚落曾爲歸屬使用問題有所爭執，鄉公所便種上瓊麻，結果又變成農場的一部份。

「農場先佔領紅頭土地，再佔漁人、椰油、東清、野銀的土地。朗島最偏僻，他們沒有去。」

我發現當地人的觀念裡退輔會農場很明顯地「佔」了他們的土地。農場的鍾先生則表示蘭嶼的土地都是國有的，國家「撥」土地給退輔會開墾，安置榮民。

風狂雨驟，海浪一波高似一波洶湧而來，好似要回到神話中的洪水與始祖誕

生的年代。雅美人是石與竹的子孫，他們在海上發現了飛魚，在陸上發現了芋頭、山羊和豬，並分居於六個村落。山林、溪流、土地、海洋都依村落分界，是村人的共同財產；各父系繼嗣群擁有自行墾闢的田地，代代相傳。

日本人對蘭嶼土地沒什麼興趣，只佔了些地建警察局、學校與衛生所。此外，他們作了詳細的勘測工作。蘭嶼農場帶著軍警色彩強行劃地，不知在雅美人心烙下怎樣的印記？我訪問到的男女老少那種無奈或憤然的神情令我心悸。

困守蘭嶼別館，煩悶無聊地在小電子計算機上作加法練習。鄉公所資料顯示退輔會共撥用了蘭嶼八十三筆土地，加起來總面積將近兩百四十公頃，其中適於耕作的旱地與水田有一百六十公頃左右，佔全鄉七百餘公頃可耕地的五分之一以上。紅頭段最多，有六十公頃，漁人段十一公頃，椰油二十三公頃，野銀二十六公頃，東清三十七公頃。另外還撥用海岸地、林地與建地。

「我們可耕作的土地太少了，而且許多是山坡地，像農場那些靠路邊的平坦地我們真想要回來。」

除了紅頭、野銀的農場地養牛之外，東清的地輔導會轉借陸軍勵德班使用，管訓逃兵。農場對椰油、漁人的地比較不在乎，最近開放讓村民耕作，可是退輔會並沒有放棄使用權。

「怎麼能怪年輕人留在外面不回來？他們回來靠什麼維生？山上的林區變成林務局的國有林地，山下的田地變成退輔會的農場，我們如何發展？」

民國四十六年蘭嶼人口只有一五六〇人，今年六月底的統計為二九六七人，增加了將近一倍。但可用的土地却縮減了。

據說，中山科學院看上紅頭的二十六號耕地，想協調退輔會把農場的一塊地與村民交換，開了五次協調會都沒成功。退輔會不肯讓，鄉民更是害怕神秘的「國防用途」會將該地變成核能廢料的第二儲存廠。會議中，老人家激動地叫道：「土地是我們的母親，不要把我們的母親搶走！」

農場曾建了「榮民新村」房舍，準備安置有眷榮民，結果沒有榮民願意留在蘭嶼耕種，使得那些房子成為廢墟。雅美人視若第二生命的土地對榮民不產生吸引力。

退輔會農場留在島上的理由何在？爲了那兩、三百頭牛，他們說。

可是農場存在的唯一法令根據是退輔條例第七條。它必須是基於輔導榮民就業的目的才能要求撥用國有土地。榮民場員早就走光了，留幾個職員並雇用兩位雅美人看牛有何作用？

退輔會捨不得放棄土地！最後似乎只能歸結到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

指揮部兼農場本部周圍的樹有不少攔腰折斷。風雨過後，海天格外清朗，紅頭農莊的牛隻安然無恙地嗅著草香。一位年輕人手拿鐮刀要到田裡工作。他的田地在那邊，他指指遠方。「那塊地還沒有登記，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也許會變成科學院的，或者是輔導會的，或者是核能廢料儲存廠的。」

他走遠了，我還楞在原地。

「一定要很有權勢的人才能幫我們要回這些地。」

「我們的鄉民代表和縣議員都有反映，都沒有用。」

那麼，請誰說才能引起注意呢？

有了，讓我們請飛魚說，大聲地說：

農場快走！

（原載於76年10月13日中國時報）

後記：本文刊出後得到退輔會、民政廳、蘭嶼居民回應，農場終於遷出蘭嶼。